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勲。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勲。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薳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芈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羸糧潛行。

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勞冒勃蘇對曰臣非吳楚使新造蓋勞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勞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竊按冒者言覆冒子孫田祿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賢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鈇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

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

以下皆言後起而還怨意即寓其內

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

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穢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

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

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晷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一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啻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竟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此下言用謀之利明于權藉時勢者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

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

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

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憎特字非

西圍定陽。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竟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

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

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

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

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

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

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

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

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肅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

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惡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昭之時代常
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國策作十六人，今依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

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
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
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
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
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
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
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
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
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
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

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蘇按史記以始勸趙

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蓋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記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真說依史記作廩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垓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垓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

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蘇作許之蘇作許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蕭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

陵益疏絕為異國故取張於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為趙襄子成侯為趙成侯不知其為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為封子姓于韓魏間乎

南國雖無危則

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及也猶異日者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

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

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

史有山南字非是

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

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

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

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

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

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其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

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其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

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其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

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

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國策無字史無之日字以文義

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與侯文選史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竊竊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

史記有旨字今從文選

者真

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放之海而股無胈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